

牛津印象 I

——Elective Programme 记忆

廖彩韵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广州, 510060

摘要: 2009年, 笔者通过自主申请获得英国牛津大学批准, 并于2010年初前往该校附属医院开展为期两个月的选修实习(elective study)。期间, 她曾在牛津大学的临床遗传学中心以及牛津生殖中心, 与牛津的医学生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 Elective 项目学生一起学习, 并交流学医、从医的心得与体会。在那短暂的两个月里, 触动人心的是刻苦而聪慧的学生, 和蔼平易的学术大家, 仁者爱人的博爱精神, 以及校友间真挚的友谊。在这所世界一流的象牙塔里, 打动人心的是求真和奉献的医学梦想。谨将途中所录的点点心声与记忆, 连载于此, 以期与读者分享。

关键词: 牛津大学, 选修实习, 医学教育

Oxford Impression

——Memories of Oxford Elective Programme

LIAO Cai-yun

The 6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60, China

1 Hello, UK; Hello, Oxford

经过1年多的准备, 在2010年1月30日, 我踏上了前往牛津郡的旅程。1月31日夜晚, 我来到了位于 Headington 的 John Radcliffe Hospital (JR), 并找到了在 Ivy Lane 住处。

Ivy Lane 有6间留给 Elective Students 的免费公寓, 我很幸运地得到了其中一间。公寓里有包括厨房、洗衣房等完备的生活设施, 在(roommate)的帮助下, 我很快适应了公寓中的生活。

在来到JR的第二天, 我和其他两位新来的 Elective Student 一起见到了一直负责 Elective Programme 的 Carolyn Cook 女士。就像我在这里所遇到的其他人一样,

她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带我们在JR走了一圈, 详细地介绍了和我们相关的设施、服务, 并帮助我们到相应的部门报到。

我被安排到邻近的姐妹医院 Churchill Hospital (CH) 中的 Dept. of Clinical Genetics 实习。这样, 我们的 Elective Placement 就很快地进入了正轨。JR 坐落于牛津郊区的一座小山上; JR 和 CH 的周围环境恬静优美, 明澈、蔚蓝的天空以及镶嵌繁星的夜幕更是深深地打动着我这个来自广州的医学生。医院内部安宁洁净、秩序井然, 现代化的管理和人性化的设施让患者、来访者以及工作人员都感到舒适自在。

CH 介绍本院历史沿革的方式别出心裁。在主楼二层的一条百米长廊上, 陈列着几十幅照片。当参观者从不同的角度观察, 每一幅照片都会在当下的情景以及建院之初的景象间转换, 但其中的部门是一致的, 即每一幅照片说明的分别是实验室、接待处(receptionist)、供应室等部门自建院以来的巨大变化。尽管

图片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这条明净的长廊仍然栩栩如生地刻画了这所医院沧桑而骄人的历史。

2 天使？Yes；白衣？No

一周、一月甚至是更长时间以内不洗白大褂似乎是许多医务人员容易犯的错误。为了避免疾病通过白大褂传播，自1999年起，在牛津大学医学院的几所附属医院中，病房以及门诊诊室里的医生和医学生都不再穿着白大褂；通行的做法是正装或洗手衣（scrub）+/-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Tshirt、牛仔裤、运动鞋或迷你裙均是不被允许的。在跟其他 elective student 聊天的过程中，我了解到，类似的做法也为悉尼和新西兰的一些医院所采纳。

告别白大衣只是体现对患者的呵护的一方面。其他例子包含在众多细节中，不一而足。例如，医生和医学生们腰间常常别着一小瓶消毒凝胶（alcohol gel），以便他们随时消毒双手。又例如，所有的医生以及医学生均需接受严格的健康体检，在体检结果出来之前，他们是不能接触患者的。

第一个星期二我如约到 Dept. of Occupational Health 接受体检时，为了抽一管血，做一个 PPD 皮试，接诊的护士反复询问我是否能忍受疼痛不下5次，同时反复表示“I'm sorry to do that”不下10次。类似的例子还将在后面的讲述中提到，在此不再赘述。

3 医学生在牛津：幸福的事，遗憾的事

深受夜班之苦的同学们也许会羡慕牛津的医学生，因为在这里，除了在产科，实习的医学生更多地以学习为主，病房里的杂务很少需要他们来完成。另外，值夜班也并不是他们所必须履行的职责。但是，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比他们拥有更多的实战操作机会。在英国和美国等地，实习的医学生是不能在病人身上做除抽血以外的侵入性操作的，因此我们在中国常做的穿刺他们在正式获得执照前通常都不能做。另外，在手术科室，如果手术中有医学生拉钩或有手术台上的教学，无论大小，知情同意书上都必须清楚地列明并征得患者同意。

作为牛津的医学生，加强静脉采血以及静脉置管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虽然病房和门诊均有专门负责抽血的护士（phlebotomist），但按照规定，任何人在抽

血的过程中如果尝试了两次（two attempts）均失败，那么就必须要向其他医务人员求助。因此，如果 phlebotomist 不能成功地采血或置管，她们往往会向医生求助。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接受过充足的训练，在面临连专职抽血的护士都难以胜任的采血任务时，医生将会十分被动。另外，在门诊，如果护士分身乏术，医生也必须自行给病人抽血。因此，门诊诊室里常常放有大量的采血工具。牛津的医学生大多修读6年的医学士课程。他们大多从第3年起到病房接触患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先观察病人，然后才上相关的理论课。起指引作用的是被称为“cheese and onion book”的 *Oxford Handbook of Clinical Medicine*。此书涵盖了内、外、妇、儿四大“金刚”以及其他多个小科的精华内容，2010年1月已更新至第8版，深受一代代牛津医学生的欢迎，而且在其他很多国家也深得人心。不少医生直到现在仍然随身携带着这一宝典，见缝插针地拿出来看看。在考试前夕，这一手册更是随处可见。该书定价一般为24.95英镑，在网上订购可以获得比较可观的折扣。

在医院，医学生的教育是得到重视的。医学院有一名专门负责教学的教师长期驻守于JR，课程安排公布在走廊上，有兴趣者在公告上签上名字，到时候按时出席即可。这位负责教学的主管教师也接受医学生的反馈，并根据这些反馈信息综合评选出医院里每月的最佳带教老师（teacher of the month），将名单公布在走廊上，同时也简要地总结他们带教的优点，籍以表彰他们对教学所作的贡献。在来到JR的第2天，我参与了1次4年级医学生的心电图小课。全场只有10来位医学生，但这并不影响课堂气氛；学生们会随时提出疑问，师生互动十分活跃。课程的深度和难度和我校的实习生小课没有太大的差别。

JR 和 CH 都设有 Health Care Libraries 的分支，医学生以及医务人员在工作之余总可以充分利用时间继续学习。在这种安详的环境中，学习氛围十分浓厚；宁静致远在此易于实现。

医学生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这里有众多文体以及社交团体，均由医学生运作。Green College 每逢周四都会举办正式的晚宴，医学生通常需要穿着正装出席。这一活动十分受欢迎，往往在周一甚至是提前两周就已订满了。除此以外，Green College 也会经常举办许多酒会、比赛等活动，均以 facebook 以及 email 为宣传媒体，很受医学生欢迎。牛津大学医学院也有专门的5年级医学生协助 Elective Student 的接待工作，他们通常

会组织 Elective Student 的聚餐等活动。

4 OSCE 在牛津

在来到牛津的第一个星期四，我作为志愿者 (helper) 参与了牛津医学生结业 OSCE 考试 (内科部分) 的组织工作。牛津医学院的结业考试由三部分组成：笔试、临床技能以及 OSCE。这里的 OSCE 同样是多站考试 [问病史 + 病史解读 + 心血管 + 呼吸 + 神经 + 2 个小病例 (风湿 + 皮肤科)]，在内科门诊诊室举行。所不同的是：

4.1 标准化病人均由接受过训练的非医务人员担任

医学院为这些标准化病人作了十分周全的考虑，从来往医院的交通、考试期间的茶点等都竭力保证让“病人”满意。考试在 8:45 开始，但考官 7:30 就已到达考点，并于 7:45 把病人接回自己的诊室。与病人良好关系的建立、对病人隐私的尊重等皆在考核标准之列。

4.2 医务人员的职业尊严在包装和行头上得到强大的支持

考官和考生统一穿着正装：黑色的西裤或裙子 + 白衬衫 + 白色领结 (男士) 或黑色丝带 (女士，以蝴蝶结别于领子下)。当门诊区的大门打开，西装革履、气度非凡的考官和医学生成群地进入考场，医学教育的神圣、医疗工作者的自豪感不言自明。

4.3 Helper 中竟然有很多临床医生

很难想象类似的事情会在中国发生：放下病房或门诊工作，把 1 整天的时间奉献给本科生的毕业考试，并负责最简单、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协调、调度工作。来自新西兰的 Elective student Annie 也表达了同样的诧异。在工作的间歇，来自五湖四海的 helper 们展开愉快的交流，给本来乏味的 helper 工作平添了许多趣味。

4.4 考官不只来自 JR、CH 等牛津大学的附属医院

考试同样邀请来自其他地区的医生担任考官，进一步促进了医学教育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5 提高医疗体系的效率以及公平性：Doctors are not alone

相对完善的 GP (General Physician) 体系有助于避免患者扎堆到大医院的现象发生。GP 的收入与 register 在其名下的患者人数相关，因此良好的口碑非常重要。医疗管理机构会定期审核 GP 的用药情况，如果对同一种药物，GP 明显向某一商标的药倾斜，管理机构会要求 GP 给出明确的解释；如果理由不成立，他们将采取措施保证该 GP 的用药得到恰当的调整。

在牛津，很多慢性病患者也需要定期返院开药。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们通常可以在接待处 (reception) 请接待人员 (receptionists) 按照既往的用药方案为他们打印新的处方，患者只需请主治医生审核签字即可取药。

6 他山之石：Clinical Genetics

我所在的 Dept. of Clinical Genetics 属下有多个不同的专科诊所，包括神经遗传学、癌症遗传学、遗传皮肤病等，服务范围广泛地外延，远至西欧的其他一些国家。诊所环境十分友好；咨询者们 (consultants) 非常尊重来访者及其家庭的选择权，同时也非常注意他们所面临的心理压力。每一个咨询的过程通常从 1~2 次心理疏导开始，直到来访者决定接受检查 consultant 才开始采集他们的血液标本送检。隐私权得到高度的尊重。通常医学生不会在咨询的过程中突然介入；另外，就像其他所有部门一样，患者有充分的自由拒绝医学生参与诊疗的过程。

遗传学咨询确实不能治疗疾病，但对诞下身患怪病、对继续养育孩子心有余悸的夫妇而言，他们确实需要一个答案。他们需要知道孩子所患的是什么疾病，之后的孩子是否能够健康地诞生。目前尚无法治疗的神经纤维瘤病 (neurofibromatosis) 的患者在这里了解自己有没有将致病基因传给后代，同时也进行每年一度的检查，并可能藉此遇到病友，以缓解日常生活中因为容貌受损而遭受异样目光所造成的心理压力。来自阿尔茨海默病 (Alzheimer's disease) 家族的单身老年女士希望在此了解自己是否携带有 AD 的致病基因，以助她在可能的发病之前安排好发病后的保险以及疗养事宜。